

白 木 林

贾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白 木 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森林 / 贾明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08-1113-5

I. ①白…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567号

白森林

作 者	贾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13-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又是一个九月，每年都有个九月。

大川小川在这个叫做瓮城的地方，顺着早已打听好的47号公车一路看，深山老林，最别致的风景就是墓地，还没进学校先过趟鬼门关。一路坟景，穿凿林立在坡上的坟头和临山傍水的别墅群很像，只是规模不同，一大一小，一生一死，但都是很好的安乐窝。大小二川来到这个叫做瓮城工业学校的地方，看着路边的门景，一样标准的市政府般的正面大门。一座门房，边上横跨一条电子铁栏门，铁栏门的尽头就是它的老窝，用水泥和大理石板堆出来的红色堡垒，上面有瓮校的校标，还有几个黄铜大字。

这大小二川是双胞胎，小时候很像，但现在如果有人说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兄弟估计不会有人信。他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大小川的父母离婚了，母亲和大川在老家浙江，父亲和小川在山东。两个本来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慢慢地，脸型、声音、口音、举止、对人态度，至于身高体重手脚比例都不同。附带他们的名字。他们最初叫做高大川和高小川，后来大川和母亲姓了“茅”，还改了名字叫做茅家兵，小川看大川改了名字也要改叫高晓川。有意、无意、主动、被动、自然、人为，两个本是同根生的人慢慢地越来越不像了。小川的父亲工作忙，很早就把小川送到了外国语学校，寄宿。搞笑的是小川最差的就是外语，打从初二开始就没及格过。最差的一次是29分，不但被老师罚站一节课还要负责整堂课擦黑板。那位老师姓李，李老师其实倒也只是想要警告一下小川，以为让他丢个人就会发奋了，可惜的是小川



白森林

似乎生来就没心没肺，整堂课站归站只是看着窗外的飞鸟和云，中间打上两个哈欠。

后来李老师倒是受了不少的气，源自一个语文老师和学生们的争吵，那老师一脚踢在了学生身上，学生也发火了直接跑到校长室去告状，搞得老师要向学生道歉，这位英语班主任不干了，自己一个人守在门口不许任何老师给这个班上课，以为学生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就会想起老师的好处。李老师实在是老了，小川的班级不但没有因为上课没老师而伤心，反而很快活。想学习就自己自学，真是自觉。不想学的也很给面子，自己玩自己的，上课说话都是很小声的。那段时间，上课比李老师本人上课还要安静。

李老师一看这种情况，一气之下脑淤血了，住进了医院。一周之后班主任换成了一个教物理的，李老师还是英语老师，可惜的是班上的学生还是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其实小川还是满钦佩李老师的，特别是知道她有着副教授的资历完全可以去大学教学，却还是情愿守在这个中学里和一帮小孩子混，可惜的是小川一向很懒，外加上一直不知道这个出了校门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上一次的工具学来做什么，现在这位李老师应该已经退休了吧。

这位李老师无外乎就想让学生尊师而已，可惜现在有没有尊师且不说，就算有也不代表你踹我一脚，我当做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小川曾经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后来上了高中才知道山外有山。那位同学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初中，父亲是军区转来的机关干部，也是一次学生和教师闹矛盾，不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班的学生都造反了，直接把教室门拆下来，把课桌堆到门口不许任何老师进来。也是校长出面，不过是让当时那个班的所有学生群体叫家长。结果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学校突然之间



来了很多绿皮军车。载的全是在任或退伍转业的军官，没一个官级在校长之下的。

来的家长倒是客气。

“校长，听我儿子说你找我，什么事啊？”

“校长，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在你这里惹什么事情了？”

“校长，我们家孩子在你们学校捣乱了？都是孩子他妈惯的，回去我就教训他。”这就是跟小川吹牛的孩子他爸，可以说这也是让小川能够听到这段八卦的原因之一。

这下子把校长吓住了，不过校长终归是校长，很快适应了形式，连声说没事。这么大的罢课事件就此不了了之。事后校长还十分自豪，觉得是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后来还在学校开大会演讲，说明学校的大好前程，有这么多的领导来学校视察指导工作，可见学校工作做得多么到位，学校的前景是多么可观，学生的未来是多么光明。

后来这位同学和人打架，事情闹到了教务主任那里。教务主任也是要叫家长，不过倒是特别嘱咐这位同学让他家长来的时候“开车的不要，悄悄地进来”。家长倒是很干脆，来了之后就问了一句“谁先动的手？”，一听说是对方先动手，直接把儿子领走，还没出办公室门就说话了：“明明不是先动手的也要把我叫来，这学校真不懂事，这么个鸟学校他给钱咱也不上了。”

大小二川还没进门倒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观望，因为他们迟到了，报到时间只到九月三号，这俩迟了整整一周，临进门之前，小川叫住了大川。

“咋了？”

“你我兄弟，再进去之前先定个规矩，我们不要自称兄弟了，反正这里没人认识本来的我们。”

“好好的你搞这做什么？”



白森林

“好玩啊。你和我就先假装之前不认识，是来了瓮校才认识的，反正你在浙江，我在山东，连说话的口音都有不同，以这样一种不同的方式度过这样的唯一岁月，不是很有意思吗？再说你只比我大五分钟，很小的时候，就分隔两地，相差半个中国，咱爸妈离婚后，也是我姓高，你姓茅，你我再称兄弟不就成了高茅了吗，多难听啊。再说了如果你和我对别人声称说我们其实是兄弟，岂不是要见人就要解释一通。说你我是双胞胎就更没人信了，你难道想要没事干找麻烦。父母离异，分隔两地这种事情，解释起来很好玩很舒服是不是？”

“屁，我是你哥，就算是也是茅高。”

“鸟，当初要不是我一脚把你踹出来，你能当大哥吗？你我人生地不熟的先潜伏一下玩玩不也蛮好吗，愿不愿意你说句话吧。快点，我可不想在这里给人当风景看。”

虽说是兄弟，但是二人分开多年，连信都没怎么通过。主要是小川觉得大川忒恶心了，小学时候头回收到老哥的信，上面居然有“我活泼可爱的弟弟”。这种话在以前看到小川只会觉得奇怪，这位茅家兵同学在说谁？现在想想都觉得肉疼。

“好像也对。行。”

“那可说好，这协议定下来，可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而是整整三年。你和谁都不能说我们是亲兄弟，父母来了也要想法瞒着。”

大小二川就此分道扬镳，各自到各自的专业报道。

小川走在各个道路上，嘴里开始叼起了一根烟。小川吸烟不是因为觉得吸烟很酷，而是小时候小川老爸的烟很多都是小川代买的，后来小川有了自己的零花钱，不自觉地就给自己买了一包，不过当时也是偶尔才这样。

校门里面是实验楼，两边貌似警卫般排列的六栋长相一样只



是挂的牌子不一样的办公楼。向内一层，就是过了学校东侧的林荫道一个六层高的教学楼，一座图书馆。还有一栋楼比较考究，二层楼的小瓦楼房，有点民国风味，这是图书馆的辅楼，估计这是以前的图书馆，辅楼旁边还有座楼房叫做二号教学楼。辅楼和二号教学楼之间有个绿色的报亭，这都没有什么，主要是这个报亭边上居然有座小山。这不是酒楼、宾馆旁的假山，山不像山，石不像石，怎么看都没劲。这是真山，上面还有座亭子。小山旁边是小路，小路西边居然还有座山，这山比之东边那座还要高，不过没可以攀爬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学校是真正的依山傍水，虽然水只是一个小小的水塘。

迟到在有些时候倒也有好处，小川的报到注册没有排队。交学费，找宿舍，打印课程表，定制学生证件，一溜趟地下来都没什么人。实在没什么人在大学开学就迟到一周。这倒也显出了学校小的好处，办手续的时候不用跑得太远，不知道那些自称从宿舍到教室上个课都要骑自行车的人有什么爽的。

也因为迟到了一周，大小二川直接进入了学前教育的最后一天，之后就是军训。小川在这个学校浑浑噩噩的，每天从宿舍起来，穿过中间的中央广场去教学楼上课，上课该听听，该睡睡。慵懒、惬意。慢慢地耗过一天，偶尔还能听到隔壁有人在弹着吉他，或者隔几个楼外有人吹着口琴或者葫芦丝。天啊，现在还有人玩这个。小川不知是不是住错了地方，五栋很有幸的处在学校所有建筑的最后方，再向后就是一排一排的坟头。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时候顺带不知道向什么鞠了个躬，虽然没有谁是自愿的却都是无意识的。可惜没有个谁帮忙喊声“家属答谢”。小川住的是一个八人宿舍，不过没住满，而且没过几天又有一个说是要休学回家，至少要明年才能来。晃过多久后，时近国庆，偶尔的也和大川在夜间碰个头交换一下资讯。



国庆的前两天小川像以往一样地爬起床来准备去上课，却没想到平常空荡的广场上摆满了帐篷，上面挂着各式的旗号和标语，细逛一圈，原来是社团在招人。虽然之前就听说过有的学校有社团这种东西，瓮校在这之前倒也有过一些社团的宣传单，小川还真是头回遇见。瓮校是一个发梦与胡闹并存的院子，聚集了一群一群志不同道不合、年轻无为的人，但却有很多人认为生活是无所不能为的青春与躁动。

听说在南极，企鹅有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它们将要下水捕食之前都只是聚集在水边一动不动。既是害怕水里的鲨鱼，也是不能确定这片水域有没有鱼，但是终归不能永远一动不动。所以都在等着哪个饿极了不耐烦地第一个下水去，或者有哪个不小心被挤下去。然后冰上的企鹅就等着一会儿漂上来的是什么。如果是一滩血水就证明不安全，接着等或者离开。如果是一只企鹅而且还叼着鱼，就发了疯似的挤下去。

社团像自由市场里的沙龙，让各色虫子在不同的领地找到自己的归属与依赖。小川觉得签名好玩，逛一圈像签名会一样，在一堆看着顺眼的社团名册上签了名，到了填完电话号码才想起来，来了这么久电话还是山东的。下午上完课之后去换电话卡，终归是刚开学，学校移动厅排着长长的队伍，久久不肯移动一步。小川前面排着三个唧唧喳喳说着移动梦网的女生，小川好在没什么事情有意无意地听着等着她们，她们结束了也就到自己了。

“你要不要也一起入网？”

原来是在问小川。说话声音倒是嗲嗲的。她天生就这么说话吗？没什么重要事的话最好还是离她远点。旁边还有位怎么看都像是初中生的学生，绝对是萝莉，谁让她混进来的？这位萝莉的手，小川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尽早把手拿去做标本太可惜了，否则



让这双手跟着这个躯体辛苦、受伤、衰老、腐烂，是绝对的暴殄天物。

听意思是移动梦网的什么业务，摇头，“不用了”。小川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来了这快一个月了连电话卡都还没换，不过倒才想起了这三位是和自己一个专业的。小川虽说迟到了一周但是终归还是赶上了一次学前班会，不过这个并不大的学校却有着很多大大的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建立万人大学。这个万人大学的实行计划就是在近三年内扩招，小川刚好赶上最后一年也是扩招最规模最大的一年。瓮校的扩招使得小川所在的广告策划专业本应是三十儿人变成现在的七十儿人，一个专业有两个班级，当时的最后一次学前班会只剩下了课本和课程表要发，小川虽然没迟到，但是还是走错了教室，自己居然走进了二班的教室，一班的教室在对面。

小川的迟到还让他省去了在专业里的自我介绍和看同专业人介绍自我。住的宿舍也是一个混合宿舍，一个宿舍里有三个不同的专业，后来因为有人休学和学校宿舍调整，变成了一个宿舍有两个年级，三个系，五个专业，六个班七个人。这让小川这个本来就不喜欢交际的懒人更是没认识几个自家专业的。只有在一次学前班会的时候小川认识了一个叫苏格的人，当时小川害怕自己再次迟到，就提前早到了很久，教室门是开着的。自己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没多久从后门进来一人说了一句“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我不是人吗？”

苏格同学自称是诗人，很大方，当晚就说要请小川吃东西。

开完班会小川要和大川碰头，本不想带苏格，可苏格说要请客喝奶茶，居然还在介绍自己手里的杂志。一阵推托，终于拖到大川来了，松口气之余还要想着怎么介绍大川。



白森林

苏格：“这是？”

小川：“啊，那个，茅家兵，在社团招聘会上认识的。”

苏格：“哎呀，有缘，有缘。我叫苏格，我是个诗人。”苏格让小川感兴趣的地方不是什么杂志，也不是很大方的愿意请客，而是这个年代还有人愿意自称是诗人。小川虽然很懒，不过对于珍兽还是有兴趣，诗人是他认识的人中最稀有的珍兽。

大川听说苏格是诗人，觉得相见恨晚，连连激动，更是提议要和小川还有苏格当瓮校的“三剑客”。小川庆幸大川不是要提议“三结义”，虽然瓮校周围这种深山老林的环境实在也蛮适合让人杀鸡叩头，不过真要这么干小川即刻吐血三升，死在当场。

移动厅里的人终于肯移动了，唧喳的美女们终于办完了入网手续，轮到小川了。晚上，小川本来想和大川商议一下要进哪个社团合适，谁知大川没和小川打声招呼就进了影舞社、文学社。小川没怎么埋怨倒是被大川反咬一口，“你说的嘛，在瓮校要抛弃兄弟名义，以朋友相待，我要什么事情都叫上你，穿帮了怎么办？还有啊，我是你哥，大哥做事要和小弟商量吗。大学算是一个自由时期了，我不是也没怎么管教你吗，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嘛。”

小川现在明白了大川当时怎么对那个协议答应得这么爽快，原来和小川有着一样的心思，大学嘛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怎么可以动不动就把以前提出来呢？

回宿舍的路上大川又摆起大哥姿态，开始给小川传授自己最近了解到的“大学里一定要做的二十件事情”。小川一边表现得言听计从，一边在那里给手机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发去自己换电话号码的短信。刚发完短信就接到了苏格的回信说晚上要开民主生活会。

小川看见短信觉得好奇，民主是先要制度还是先要意识？既



然是民主生活会，那要开会之前是不是要问一下小川他们是否要开这种会？不过既然是开会，那就是一种集体活动，也许有人真的想去参加，如果自己不去岂不是在打击别人激情。

更奇怪的是大川不知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居然也想和小川一起去。到了会上小川发现身边一些人有着一样的想法，不过毕竟只是身边的几个人，其他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就不知道了，再看台上不时地有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还是不要捣乱的好。这个会用了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来谈论国庆要不要搞活动，要的话去哪里？做什么？最后决定去烧烤。

其实无外乎是一个班会变化了一下名字，何必这么较真呢？再说了，在会上班长小胡子明明问了好几次谁有意见，小川都当做没听见，就算给你民主权利，你都不知道珍惜和利用，那给了也真的是白给。台上的人接连地上，台下的人有看有不看的，这个教室做了七十几个人倒还真是不挤。会开到尾声团支书上去了。小川这时候突然想起了诗人的作用，撞了撞苏格的手臂：“会写情书吗？帮我写一份。”

“五块。”

“靠，有没有搞错。写个情书你还要钱，不是都说艺术都是无价的吗？”

“哎，你不懂了吧，艺术无价但是艺术家是有价的嘛，你不看看现在哪个作家画家不是带着身价闯天下，不管这个身价是不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我给你按五块已经是便宜了，优惠价了，中学时候都是按照十五块的价格，你五块就嫌多了。遥想当初多少人士为了爱情连自由和生命都可抛，你现在追个姑娘连五块钱都不愿意抛，你也不出去问问现在物价都涨成什么样了，连门口的烤地瓜都要三块钱一斤。”

“少来，你当我不知道啊，门口那些是欺负傻逼的，那些地



白森林

瓜小到没我拳头大，在我老家喂牲口才用那些。”

大川也插了嘴：“写情书，你要给谁啊？”

“管你鸟事。”

“你妹！”

“鸟，我有没有妹妹，你比我清楚。”

苏格：“哎呀，你不会看吗，就是我们上面讲话的书记大人啊。”

“停，停，停。”

是该停了，书记大人已经下来了，挺巧的是书记大人的室友就在小川后面坐着，显然书记也是位单纯同学，刚讲两句话就已经开始脸红了。

小川突然想到一件有关自身人生的大事情：“书记大人。”

“啊？”显然对有人这么称呼她感到不适应。

“那个什么，我现在想要入团行不行啊？”

“你还不是团员吗？”

“是啊，我还不是团员。”

书记好像对现在还有人不是团员感到奇怪。“哦，那你写份入团申请书吧。”

“那能不能麻烦你留个电话给我，写完了我好交给你啊。”

书记终归还是个小姑娘，不知小川入团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交出了电话号码，原来叫连玲。

会已经结束了，人相继散开走掉，书记大人也和室友走开了。小川觉得自己一向的坚持是正确的，入团是参加党组织的第一步，当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觉悟性，现在好像正是时候。

小川盘算这份入团申请书应该怎么写，还有以后的计划应该制订成什么样子，怎么把书记大人约出来，以后是不是要每天发



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苏格为了让自己嘴里的鸭子能够真正煮熟，不断向小川出谋划策，说要向小川提供不同的计划，让小川在他的领导下攻城略地。可惜他的营销计划被大川打断了，“你喜欢那女的什么啊，就图她胸大？”

小川：“是啊，有意见？”

大川：“太大了，比例不协调。”

小川：“管你鸟事。我还没问你呢，没事干怎么想着跑我们班上来开班会了，真没见过谁开班会还赶着上瘾似的。”

大川：“我不是听说你们广告专业的女生多吗？”

小川：“是哦，我们专业女生是蛮多的。”转向苏格，“你们班也有几个女的。”

苏格：“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数过。”

小川：“那男的呢，有十个没？”

苏格：“没那么少，我们一班就有十个了，二班的不知道，还有几个转专业了。”

小川对着大川问：“你们那呢？有几个？”

大川：“我们那里女生只有三个。”

苏格：“我靠，那还不当成宝啊，你什么专业的？”

大川：“模具设计。”

小川：“好吧，我饿了去吃饭。看了这么久有觉得我们专业的哪个很漂亮没？”

大川：“大哥的事情小弟不要插嘴。”

小川：“你——”还剩个字不能说，“算了。”把话头转向了苏格，“你呢，有没想过要追一下谁谁谁？”

苏格：“哥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哥有女朋友。”

小川：“靠，什么时候？你也忒快了吧。哪天拿过来让哥们瞧瞧。”



白森林

苏格：“不在这里。”

大川：“那在哪？”

苏格：“山东泰安。”

小川差点没在楼梯上踩空，“你吹吧你？我就是山东的，你也忒能耐了，恋爱也能谈那么远，还恋到泰山顶上。”

苏格：“你不懂，网上的。”

大川：“你见过没，万一是恐龙呢。”

苏格回头看着大川，表情像在看一只没脑子的恐龙，“我当然见过，我老婆我怎能没见过。”

小川：“行吧，改天视频聊天一下，让我们看看照片也行啊。”小川觉得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吹牛不打草稿的。

大川：“高晓川过来，那女生叫什么？”

小川：“哪个啊，你就乱指，是我们专业的吗？”

大川：“就是已经下楼梯去食堂的那个，穿彩色格子衣服的卷发美女。”

小川：“好像是我们专业的，不过我不认识，苏格那是谁啊？”

苏格：“我怎么知道？不认识，不是我们班的，是二班的。”

小川：“你喜欢？”

大川：“你们开班会的时候就见了，看见她我就感觉很有，”说话间还不忘运气，双手不停地从丹田提气，“很有feel。”

小川：“说中文，我听不懂。”

大川：“feel是感觉，你个文盲。”

苏格突然觉得自己又来了生意的样子，“今晚请客喝奶茶，我帮你要电话。”



大川：“真的？”

苏格：“全套服务，包您爽。”

晚上苏格没有辜负大川所望，带来了彩格女生的电话，至于他怎么弄到的小川就不知道了，可惜苏格同学不知道的是他手里那杯奶茶不是特意为他点的，是小川尝过之后觉得难喝换掉的。

2

苏格不仅知道彩格女生的电话，还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可爱的“贾瑶瑶”，小川倒是更喜欢叫“假药”。苏格真的有个女朋友在山东，已经发展到了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的地步。当天小川他们从奶茶店里出来，苏格就忙着去买电话卡，占着公用电话就开始打了，说的话根本就是诚心让小川“冷酸灵”。

大川和小川回宿舍，大川住在三栋，在小川楼房的前面的前面。小川从宿舍拿出晚饭前临时写的《入团申请书》，开始打电话。书记连玲正在广场上陪她舍友玩轮滑。黑灯瞎火，小川找了半天才找到人，这帮人怎么都没摔成瘸子？小川把《入团申请书》交了之后，对连玲说：“吃饭了没？我请客。”说完小川就觉得自己是个二货，都这个点了还有谁没吃饭，有人会饭都不吃出来玩轮滑吗，而且还只是陪着别人？

“啊，哦不用我吃过了，而且我还要陪她呢。”

小川：“哦，那我等你啊。”

玩轮滑的人终于散了，连玲的室友去还租来的轮滑鞋。

小川：“走吧。”小川啊你真的二了，她有说要去了吗？

连玲估计觉得小川也真的等了蛮久了，“哦，我真的吃过了，你吃我看着算了。”



小川和连玲走到半路，倒是小川觉得不对劲了，“我吃着你看好像不太好，挺别扭的，我请你喝杯奶茶好了，饭我自己吃就行了。”

连玲：“好吧。”

小川哪里还用吃饭啊，早在下午下课之后就已经吃过了。不过可惜的是自己刚刚创下的这么个机会就这样没了——好像这也不算机会。

小川想着晚上是不是给连玲发短信，刚刚走到半路被二班的王朝闻叫住了，如果说苏格是小川来瓮校头一个认识的人，王朝闻就是小川来瓮校见过最热情的。王朝闻是苏格同宿舍的，小川刚来瓮校没什么朋友，能去的地方就只有苏格宿舍。王朝闻坐在校门口的草坪上，这个草坪还真的很惨，天天都有一大堆的人坐在上面。天天都围着草坪上的灯坐成一个圈，只是不知道同学们吃剩的瓜子皮什么能不能当肥料，就算能也发挥不了作用，第二天早上就被人清理干净了。

瓮校的校园不大，绿化面积还是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可有个蛮奇怪的现象，除了校园门口这块草坪之外每一处都有警告标语，内容变化不断但是主题一向不变。“爱护草坪，请勿践踏。”不过凡是有标语的地方都被人固定地踩出了一条泥土路，有的甚至还有充满曲线美的S形。

一号实验楼门口的草坪，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警告标语，但天天要被人坐的草坪倒是生长力极其旺盛，时不时还要有人修剪一下，免得草长得过高被人说不好看。倒是苏格经常在路过的时候说：“坐吧。坐吧。那里都是野猫野狗的路边厕所啊。改天我把我们家阿毛也拉过来在上面方便，方便。让它在这里也留个纪念。”

王朝闻就在这一个个人圈的其中一个之中，和他自己的同乡

